



柏堂集續編卷第五

書後一

讀論語

孔子書惟易十翼春秋是其所自作其餘皆七十子之  
徒以及晚周學者得諸講論傳聞之所記也夫人之爲  
言必智足以知聖人而後善言聖人之德行必理明義  
精性情純粹無偏倚而後能志聖人之言一如聖人之  
口出神理畢見而不滯於語言文字之間當孔子時七  
十子之徒間聖人之教者蓋莫不還而爲書然識有通  
蔽學有淺深才有工拙故所記不能有醜而無駁甚有  
不得其意而竝其言亦失之者矣如戴記之所載春秋

集續編五

三傳之所引以及家語孔叢子之所箸錄其醜者固爲  
孔子之言卽其駁者亦未嘗不原於孔子而不善記之  
者失之也又或學者轉相傳述愈遠而愈沒其真而周  
末諸子箸書自鳴道術者不能擇而取之以爲己證甚  
有緣飾以就已意張大之以重其書此其所以益駁也  
論語之書其始蓋亦與諸說相雜而曾子之徒如子思  
者獨能於其中辨其精麤醜駁擇而次之以成書又取  
其要以爲大學中庸其言皆如聖人脫口而出其書首  
尾次第皆有義理意味可尋是非顏曾冉閔之徒不能  
記非曾子之徒子思輩不能論次者也其餘如戴記三  
傳家語孔叢子之所輯錄者雖有嘉言而義理終不出



論語中庸之外是蓋曾子之徒子思輩之所刪棄而後  
儒復綴輯以爲書曰夫羣言淆亂折衷於聖至聖言淆  
亂久又當折衷於論語中庸之理而後可與或曰何以  
知論語大學爲子思子之所擇取而論次也曰此以理  
斷之而已論語於曾子獨稱子則其爲曾子門人所編  
次可知曾子門人如公明儀公明宣者雖賢然惟子思  
得道統之傳所著中庸與大學論語之理若合符節又  
親孔子之孫故斷之曰記之者諸賢擇取而論次之者  
子思也

書顧亭林先生年譜後

亭林先生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卽理學

集編五

二

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  
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竊嘗卽此說而深維之夫  
六經之書皆載堯舜以來聖賢德行政事學者修己治  
人之理明體達用內聖外王之道具杜於是則謂經學  
卽理學誠至論也然惟程朱數子之經學足以當之若  
漢唐諸儒之注疏正義其補於經訓者固多其穿鑿細  
碎而背理本者亦殊不少不得謂經學卽理學也程朱  
由六經而洞達本原後世儒者得其微言而因不知上  
窮夫六經誠不免墮於空疏之弊然謂邪說禪學由是  
而起則有不盡然者禪學之病正由不肖窮理之故非  
從杜於不窮經也夫理者具於吾心而散殊於天下古

今事事物物之間聖賢之心純乎天理而又通達天下事物之理內以修己外以治人皆無非循乎理之自然盡其理之當然爲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夫是以謂之經焉後世不知經爲明理之書而專事訓詁名物制度之末傳會支離程朱者起提要鉤元發揮精蘊使人於六經必反非其理而無陷於質積還珠之弊焉此萬世中正之則也而理學之名遂由是而起末學之士間其精微之說不反非其原於六經高明之徒甚或以六經皆我注腳荒經蔑古空談性命陷於邪說詖行其病乃由不知窮理而徒非於心使其窮理則經者義理之會歸焉有不反而非之六經者哉先生不知其爲不窮理

集續編五

三

之弊而但以爲不窮經之弊立說偏宕於是承學之士務明經學而不非其理溺於訓詁名物文義小學而凡古聖賢明體達用內聖外王之大經大法全然不省以爲是經學也經學日多而理益晦理益晦而經學亦名存而實亡蓋先生生明之季但見舍經學而言理學者邪說由此興而烏知近世舍理學而言經學者邪說之橫流亦更甚哉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則必由程朱之理以窮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經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經以非明乎吾心與天下事事物物之理則庶乎經學理學一以貫之也夫

顧亭林先生博物宏通上下古今靡不辨訂李二曲先生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吾人當務之急固自有杜若舍而不務惟驚精神於上下古今之間正諺所謂拋卻自家無盡藏者也竊以二曲譏亭林是也而其所以自爲說則亦未免於非夫學問之道不外乎孔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之一途大學曰致知杜格物物格而後知至中庸曰明善誠身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論學之要旨也蓋天下之理具於吾心而要不可但非之於心也必博文格物以窮其理之當然與其所以然而反之於身心以非得所安焉然後能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豁然而貫通亭林博物宏通上下

集禮編五

四

古今靡不辨訂余觀其所著講用者多而明體者少且又不免細碎支離拘迂之失是博文而未能約禮詳說而未能反約然約禮反約之功究不能舍博文詳說而別有杜也二曲承陽明之學故不免是內而非外重本而輕末而益知內外本末固一以貫之道哉此所以惟程朱之學爲孔曾思孟之正脈也與

書閣潛邸集後

閻百詩南雷黃氏哀書云余髮未燥卽愛從海內讀書者游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僅得三人錢牧齋宗伯顧亭林處士及先生焉今皆云亾蓋至是而海內讀書種子盡矣又潛邸劄記與戴唐器書云十四

聖人者錢牧齋馬定遠莫南雷呂晚邨魏叔子汪荅文  
朱錫鬯顧亭林杜于皇程子上鄭汝器更增喻嘉言黃  
龍士凡十四人謂之聖人竊謂百詩取人不倫不類如  
此可謂失是非之公矣牧齋身事二朝人品污下已甚  
雖博雅能詩節取可也而乃推爲讀書種子推爲聖人  
不亦妄乎雖自謂聖人乃唐人以蕭統爲聖之聖非周  
孔也然與黃黎州顧亭林魏叔子比列則亦擬不於倫  
矣明姚虞孝僂方正學爲讀書種子黎州亭林庶足以  
當之牧齋讀書中之蠹螬也謂爲種子是何異以荑稗  
爲五穀邪潛邱爲我朝儒林之傑而妄許人如此學  
術之偏可不慎與

書宋元儒學案後

黃黎州明儒學案支分派別可備一朝之文獻惟議論  
宗旨偏袒陽明未得其正自宋元儒學案乃黎州未成  
之書全謝山補輯之近何子貞太史得其彙與慈溪馮  
雲濠鄞縣王梓材校訂彙行爲書百卷余嘗讀其全編  
學案林立雖條分縷析源流詳明而采取駁雜多未精  
當又於宋儒之中不特定一宗意欲掃門戶之見廣大  
無所不包而不知正路岐途百出使學者算識其所趨  
如涉大海犯風濤而算知其所當止則終將沒溺於洪  
波巨浸之中而已矣又其甚謬者以朱子所劾之賊吏  
唐仲友因其一二文字流傳亦爲立一學案且謂當日

不過兩賢相厄其意多祖仲友而以朱子爲誣意此必  
後之編次增益者祖述紀文達之論而爲之黎州謝山  
當不至若是也不然何其議論之偏駁變亂是非乃至  
於此邪卽此知是書之不盡善而讀之不可不審矣學  
者第取其博贍以備攷焉可也

書孟子要略後

朱子六十三歲成孟子要略一書世不傳道光戊申漢  
陽劉蕉雲傳瑩於金仁山先生孟子集注攷證中搜出  
之湘鄉曾相國前爲禮部侍郎時榮於都中竝爲釋其  
旨趣管程子謂學孟子無所依據學者須先學顏子余  
觀孟子一書大抵首論王道中論古事終論性學不善

集續編五

六

學者讀之一似茫無津涯靡所從而入程子之論所以  
示人親切著己之功也朱子是編蓋卽推明程子之論  
故其首卷言人性善欲人存心養性以復其初次卷論  
季弟之道三卷嚴義利之辨四卷辨王伯之方明治道  
之要五卷尚論古人與孟子爲學要領學者由是而翫  
索之則明體達用之本天德王道之全具是矣往者朱  
子與東萊呂氏懼周張二程之學後之人不得其要也  
爰爲近思錄一編使學者知所持循是書次第與近思  
錄相似而更簡約通乎此則讀近思錄尤爲易入前賢  
示人爲學之旨無非切近篤實而放之則彌六合而有  
餘於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讀者可不淡

患而篤踐也哉

書曾子注釋後

儀徵阮文達公取大戴禮曾子十篇爲之注釋簡而闕  
詳而有要以爲曾子修身慎行忠實不欺而大端則本  
乎孝故表章之以救空疏寡實之弊用意殊深遠矣惟  
矯之太過謂其學與顏閔游夏諸賢同習所傳於孔子  
絕無所謂獨得道統之事愚竊以爲不然夫聖人之教  
無不同而學者功力之淺深則不能無獨得故子貢自  
道曰聞一知二而僂顏子曰聞一知十是不得謂其與  
游夏同科無所謂獨得者也觀顏子則曾子可知矣且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集續編五

七

可得而聞孔子亦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則聖人之傳  
道於門人者大端雖同而其精義入神之蘊亦自必擇  
人而後語克己復禮之訓獨語顏子一貫之訓獨語曾  
子與子貢而惟曾子豁然而無疑其後傳大學卽本一  
貫之旨而發揮之能謂其無獨得道統之事與阮氏又  
曰所謂一貫者事君親處世皆以忠恕行之此聖賢讀  
書立身之實曾子非有獨得之心頓悟之道也以孔子  
之道萬殊皆本於一曾子默識而貫通之此理實入於  
禪是尤不然夫一貫之訓曾子與門人某聞之者也然  
門人不解何謂而曾子獨知其爲忠恕之道此非曾子  
獨得之心頓悟之道之明驗乎曾子所以能頓悟而獨



得之於心者由平日於人倫庶物之間隨事精察身體力行萬殊之中各盡其實特未知其爲一理之流行充滿而無間目唯其真積力久故一聞夫子之訓卽默識而貫通而知其爲忠恕之道也其獨得其頓悟其默識而貫通後世之爲禪學者雖嘗竊取其說而實不同蓋禪之學但悟其一心而舍實理是正不知曾子一貫之傳者故棄天理於心外而判人事與心爲兩途雖亦名爲默識貫通而實則悍然而罔顧冥然而罔覺但任其私心以起滅天地而已無論曾子無是學卽程朱所以發揮曾子之學者亦無是說阮氏之旨蓋欲陰詆程朱之論故特表章是書欲以駕於大學之上且於大學疑非曾子之書而極言曾子無獨得道統之事是皆所以陰詆程朱也學者讀此編取其篤實詳明而無惑於是數言焉可已

書汪氏述學後

江都汪容甫中述學一書實事求是博物洽聞說經攷史亦有足資後學之攷證者惟其是非好惡多謬於聖人如大學一書則謂其與坊記表記緇衣伯仲於孔氏爲支流餘裔宋世禪學盛行士君子入之旣遠以被諸孔子又曰標大學以爲綱而驅天下以從之此宋以後門戶之爭孔氏不然也其言肆妄洵無足辨又孟子辨楊墨而容甫極力表章墨子之書謂孟子之言爲過

喜新好異非真詆大學孟子也其病由於欲自立一說以駕宋儒之上而不肯折衷於程朱故波及於大學孟子以爲拔本塞原之計也其爲人作誌遇毀宋儒者皆贊歎不忝口而於宋儒則詆爲愚誣之學與釋老神怪比倫甚矣其失是非之心也尤可異者論昏姻之禮成於親迎不重受聘錢塘袁氏女秀水鄭氏婢婿不肖二女守禮不更受聘而汪氏詆以爲愚謂其本不知禮而自謂知禮以隕其生爲可哀且引傳而申之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不謂一受其聘終身不二也烈女不更二夫不謂不聘二夫也恃其辨才騁其博學離經畔道傷名害教之言出於高文碩學之從世儒震其名莫敢以爲非余故不得已而明辨之俾學者讀汪氏書不可不知所擇也

集編五

九

書尚書今古文注疏後

陽湖孫氏星衍著尚書今古文注疏刪去孔壁古文所采傳注皆自唐以上及我朝漢學諸人訓釋其宋元明三朝儒者說經之言一字不入可謂篤於信古而不精於窮理者矣夫讀書必窮其理果其理當乎人心豈可斷以爲僞而棄之宋元儒者說書真有能發聖人之精義而爲漢唐諸儒所不及者豈必專以博古爲能哉其敘文引尚書大傳孔子謂顏淵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

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荊可以觀誠凡此七觀皆杜二十七篇之中故漢儒以尚書爲備又以爲浚斗七宿四七二十八宿其一斗也其說迂遠可笑如此而孫氏信以爲然何其識之蔽也聖人刪書所以記四代治亂之迹以爲天下萬世法戒其篇次多寡亦視其書之關係當存與否自豈必其數符於二十八宿與斗邪是何異兒童之見也且書大傳孔子之言亦未可信如堯典何不可以觀仁觀義觀治觀事邪咎繇何不可以觀度觀誠邪凡此七觀每篇皆然豈聖賢之經一篇僅足作一事觀邪此决非孔子之言也而孫氏篤信之至禹諱伊訓說命之類眞有益於修身治世不倍於聖人之道而反不信非所謂失其是非之眞者邪

集續編五

十

讀荀子

世但以言性惡詆子思孟子爲荀卿罪是不然荀卿立言之旨蓋杜勸學其論學之要杜明禮由禮救世之心甚篤也卿生戰國之末季無禮無義相爭相殺不仁而鮮恥人道幾無以異於禽獸卿見之稔意以爲是皆人性之本然也古之聖賢莫不明禮由禮好學敦行不倦其教人也以禮義廉恥致知力行爲大宗卿不知其爲因人性之固有而使之反其本然反疑聖賢特矯爲而然以變化其性之惡因以是爲立言之旨曰聖人之性亦惡也其善者皆人力之爲之也僞也意重人爲非故

詆性爲惡所謂僞者人爲之意也子思曰率性孟子曰性善與卿言不類故皆以爲非雖然余觀卿之言仍不能離性善之旨離性善之旨則其所謂人爲者終不可得而通如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恫正也然則仁義恫正有可知可能之理而塗之人皆有可以知仁義恫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恫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剛矣今以仁義恫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則雖禹不知仁義恫正不能仁義恫正也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恫正之質能仁義恫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今塗之人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

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杜塗之人剛矣果如卿言塗之人有可以知仁義恫正之質有可以能仁義恫正之具塗之人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是非性善而何邪聖人惟因人有可知可能之理而教之以仁義恫正父子君臣之道曰非率性而何邪卿又曰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夫可以爲禹非性善之本然邪可以爲而不能爲乃囿於物欲蔽於氣習於可以爲之本性固無與也故曰雖不能無害可以爲又曰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肖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肖爲小人夫小人之可以爲君子者性善

之故也其不肖爲者不率其性而戕賊其性之故也君子不肖爲小人者不戕其性而能率其本然之性也然則性之非惡明矣其善者皆順其性之自然而非僞爲明矣卿之言不亦自相矛盾也邪且人惟其性之本善故必明禮由禮勸學以修身而不可失其性之本然若以爲人之性惡須明禮由禮勸學修身則人將曰吾性本惡而何爲如是化性以起僞也故余嘗以爲荀卿救世之心甚篤而立言之旨反疏且彼所謂僞者意專重於人爲謂禮義者生於聖人之僞意以聖人制禮義所以變化人之性巨而後世小人緣此遂以道學爲僞而禁之之言之不審遂流爲千古學術治道之害苟卿有知當亦自悔其失言也哉

集續編五

十一

書逸語後

乾隆時嘉善曹廷棟於諸經外采輯諸子百家記述孔子之言行約文見義爲逸語二十篇其例皆倣論語篇以類分自修己及乎治人與夫所以爲窮理格物之助者悉具其注則倣朱子四書集注訓詁義理兼蒐詳證於每章之末載書名以明其所自出義例絕善信乎有益於學者博古敦行之書也阮相國元取大戴禮曾子十篇作法疏簡要而明當是書始尤過之夫孔子之言行載於大學中庸論語者取精粹矣諸子百家所述則多後人增會及傳聞失實之辭然其合於大學中庸論

語者固可取以相參也後世儒者格言微行尚足以啓發乎人何況爲大聖人之逸言遺行乎惟其中尚有駁雜而未盡去者如說苑曾子曰夫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則與好而知其惡之理相戾樂緯子曰身不得利不能安亦與罕言利之旨相違說苑子曰眾言不逆可謂知言矣夫知言必明其是非而不可淆亂但謂之眾言不逆可乎荀子子曰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夫君子之友賢以輔仁也豈爲章其名乎博物志子夏曰商間諸夫子和而同於物物無得而傷夫易曰君子以同而異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是故君子和

而同於理可也若但和而同於物能不懼其流乎縱物無得而傷能不懼其失己乎三朝記子曰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不言情於臣則不君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措手足尤非孔子之言也夫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是欺也既謂之不臣矣而乃曰不臣猶可豈聖人所以立教乎韓非子子曰與其使民諂下也甯使民諂上夫諂之一言無時而可用也諂下固不可諂上亦豈可乎況爲人上者有使民諂上之心則非出於荆驅卽出於違道以干譽用權術以要結民心非聖人之論也史記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民不偁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

記作春秋是說也蓋馬遷託言以見志爾若孔子之作春秋明王道也蓋憂己無俾而欲以是自見於後世哉至於家語載子夏問泄治之事子曰泄治之於靈公位杜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忝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忝一國之姪昏外而無益可謂捐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乎蓋謂其不知見幾早作失亂邦不居之義自非謂既居其位而不當諫也今注云泄治之諫未能當理蓋所以爲訓邪余愛此書取之甚約語之甚詳有益於學術治道也故於其未精者條辨之以附於後云同治五年五月宗誠識於濟甯幕府

書劉練江先生集後

集續編五

五

明寶應劉練江先生永澄仕萬曆朝崇正學尚氣節操履篤實有集七卷多感激時事慨乎其言之讀史一冊極推朱雲龔勝而淡詭孔光張禹謂其貌似中庸無可非刺而行真鄉原貽害國家尤爲切當濟時之論誦之使人興起惟謂以輒熟之人而講中庸之道祇自賊而已矣則未得爲衷論也夫中庸之道豈柔輒無氣骨之謂哉子路問強子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至死不變其強如是是乃所謂中庸之道也三達德曰知曰仁而終之曰勇非勇不足以成知仁故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極之至於至聖之德不惟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而又曰發強剛毅齊

莊中正文理密察必如是而後中庸之道盡子曰天下  
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極言均天  
下辭爵祿蹈白刃者能合中庸之難非謂天下不能均  
爵祿白刃不能辭與蹈而別有所謂中庸之道也是故  
講中庸之道不過如洪範剛克柔克之意而已知日剛  
行日篤則氣質矯強者所守必益堅卽氣骨柔弱者果  
其講中庸之行則理明義精自然生剛大之氣足以配  
道義而不餒何至如孔光張禹之所爲也孔光張禹所  
謂小人反中庸者目先生斯語殆有激之言徇俗譏詆  
而猶未深究夫中庸之本義與同治七年冬十月朔議  
於金陵節署之東軒



柏堂集續編卷第六

書後二

書拙修書室記後

右吳竹如先生文一首論學之切言也。魯孔子語學者曰：下學而上達，下之爲言意味深長。拙修云者，卽下學之意也。學者之病，無論賢知愚不肖之資，而德不加進，業不加修，其弊皆由不肖下，不肖拙，所以賢智入於輕浮，淺露，甚至猖狂妄行，愚不肖者終於蹇劣而已矣。抑思孟子學孔子者也，論學之極詣，雖曰美大聖神而原其造端致力之功，則必自善信充實始。光輝化神，特其充實之至。自孔子自敍所學極於知命，自順從心而其始基則杜志學而立而不惑，卽至於從心之境，亦必曰不踰矩，以後世談高說妙者觀之，豈不拙甚矣哉。程朱論學必主於居敬窮理，其言大學必以格物致知誠意爲明善之要，誠身之本。自陸王論之以爲拙矣，而豈知是固孔孟之家法也哉。今先生以拙修二字爲學，愚不肖者可以仰而企，而賢智者亦當俯而就，充之卽是誠之者，人道誠者，天道之旨，學者當日三復焉。

書孫貞女傳後

余爲吾鄉孫貞女傳，推本於其七世祖母方夫人之節，而猶未及詳其所以然。蓋嘗聞之長老，攷之故籍，方夫人之曾祖明善先生，承里中何省齋趙銳庵戴恆庵諸

先生講學之緒當明中葉無善無惡之言盈天下始於王氏而極之至於李卓吾先生獨提性善爲宗著論闢之修身教家一以敦實黜倫爲大介顧端文公極推重之謂爲中流砥柱語具小心齋劄記可攷也先生家泐男女自幼必講誦孝經小學四書每晨起必溫習孝經一篇而後治事終其身如其後子孫守之五世以理學著名吾邑政績氣節著述文章流布海內

欽定

四庫全書總目俱采其書世所傳方中丞孔炤方太史以智其孫曾也而女孫三人皆以貞節著長諱孟式爲張忠烈公夫人次諱維儀許字姚氏爲吾鄉女宗世所傳清芬閣老人者也清芬閣爲姚端恪公伯母公之應

集續編六

二

召而出也清芬閣溪責之其風節至今傳播人口三諱維則適吳氏皆才節俱備詳見明詩別裁方夫人則中丞之女而清芬閣之姪也幼教育於姑習聞先訓故孫公殉節後夫人能守其節義較然不欺自是以後吾鄉二百餘年女子之以貞節孝烈聞者遂不下萬數烏呼學術興而後有節義節義立而後有風俗是豈徒生性然哉禮俗一成有不覺其濡染而然者矣近世以來譏講學爲迂闊不適於用修身無本治家無法流而不反吾安知其所終極哉故因孫貞女而復著其本原之所自如此夫以明善先生一太學生而振起一鄉數百年之風氣世之君子其亦可以興矣

黃忠節公墨蹟跋尾

嘉定黃忠節公未嘗以書名家今觀其所書芊叔子讓開府表效歐陽率更體而骨力堅勁鋒芒峭立奇傑之意範圍於規矩之中而不過世之善學率更者不逮也豈非嚴毅之氣蒼之有素自然流露於楮墨之間者與夫君子之於天下也非退讓不足以立功非剛毅不足以立節讀叔子此表可以知其功名之所自出展公此書亦可以知公大節之所由樹矣友人賈筑黃子壽太史藏是本咸豐庚申春以示余與獨山算子德孝廉敬觀久之爰題其後桐城後學方宗誠謹跋

書薛文清公讀書錄後

集編六

三

余家無藏書弱冠後從玉峯許先生遊始授以薛氏讀書錄編者今忘其姓名蓋仿近思錄例也歸而手錄之余之知宗程朱之學而不紛於歧途自此始其後友人徐宇陵宰秦中復以公全集遺余受而盡讀之識以朱筆藏於家咸豐十年冬賊掠山中余書多燬今不知其存亡矣而少時手錄之本前已授門人張家驥攜之甘肅之鞏昌十一年夏余客大梁鄆陵蘇菊邨源生嘗刻儀封張清恪公所編公是錄特以寄余獲之如復臨師保焉方許先生授余此書時固以程朱之正學望余也乃今年逾四十猶一無所得於中撫前賢之遺編悼先師之不見遭時喪亂漂泊無歸又安知終能成少時之

志否邪

書小學論後

國初自康熙間

聖祖仁皇帝尊崇朱子之學於

時湯文正陸清獻李文貞熊文端楊文定蔡文勤朱文端張清恪諸公贊襄其間表章先儒之書無所不至學校之中一以程朱之說爲宗試士四子五經義有不合於程朱者考官不得錄而又取性理小學命題使發爲議論以觀士子所學之真僞淺深而定去取其所以扶持正學培養人心者至矣故其時士敦實行守繩檢醕篤樸厚足以好國家之元氣而出而問世者亦尚多修身有本治家有法經濟權變有猷有爲而不致誤國

集編六

四

以毒民學術正而風氣之厚世運之隆因之理固然也道光丁未順德羅椒生先生視學安徽至卽頒示學者以爲學規則而尤重朱子之實學先舉成例以小學論試士而後及於詩賦時文公首場聚六皖之士得余卷卽降席詣余座問難久之是年公所取士獨偉余與友人馬命之也余性不慕科第以父母好不得不忠爲博士弟子及是入學而父母已亡遂絕意科舉日營葬親之事與馬君益切磋於心性經術之中馬君試屢躋始以優行貢太學又舉孝廉方正制科後殉節舒城雖未大成其所學究無愧聖賢之教而余遭亂流離不能專力於實學偶展舊作深懼無以繼前賢而報知己也爰

書其後以自警云

書舒自庵觀察集後

咸豐己未春余至山東布政使吳公告余曰有靖安舒自庵觀察避亂於此極慕君見君所著俟命錄文集俱手錄之致書屬余爲槩行而勸君去其犯時忌者因出觀察手書示余余因詢觀察生平學行政蹟甚詳吳公又曰觀察年八十好善不衰每見余則問方君何久未來望之甚殷今君來而觀察前十餘日卒矣余聞悽惻久之逾月觀察子槃叔刺史以遺集來非余爲刪訂竝乞爲家傳曰此先公志也余謹爲編定復取其要入輔仁錄中道義之觀摩固不以死生幽明間也觀察循吏

集編六

五

也其文於公牘尤善愷惻詳明洞悉情弊而居身治家處鄉里皆有法則可比明儒呂新吾先生 國朝陳文恭公之書余旣取觀察論事之大者著於傳中今復記其知己之感於此云

書楊湘筠敘交文後

余客保定賚筑黃子壽自太原間余來納交其後因子壽獲識獨山葺子德湘陰郭筠仙邵武楊湘筠皆時彥也湘筠之賢又早得之於吾友溟琴西及夷人入京師乘輿播遷湘筠避地保定始獲交焉湘筠性忠義言君國事未嘗不隕涕每念鄙夫姦人欺君弊國髮上指目直視議論慷慨凜然不可干而平居訥訥然如不能

言者爲郎官二十年出無車馬冬無裘家無一宿之糧  
堅忍狷介纖毫不可加以非義子壽嘗偁與湘筠處直  
可使頑廉而懦立也先是湘筠爲戶部郎中兼鐵錢局  
監督尚書肅順執利權擅威福執餼熏灼無敢論其罪  
者湘筠獨上書摘其蒙蔽

聖聰誤國殃民罪不容於誅意欲因論鐵錢事揭肅順罪爲

朝廷忝姦

以救禍於未然而 朝論以湘筠郎官訐大臣議鑄一  
級調用其同鄉里者鳩資爲捐復湘筠不可曰吾既不  
能忝之不願復與同官也蓋陽胡文忠公間其賢疏薦  
之湘筠聞卽以病告曰佞人不忝吾可仕乎湘筠精算  
學善治方書居京師藉醫爲生雖婁甚不以一語乞非

集稿編六

六

於人吾每與論事論人皆有特識其學問浩博靡所不  
究然不以立名也湘筠上書後二年而夷禍作肅順誤  
國之罪始大驗今

上初立回鑾日奉兩宮

皇太后懿旨首加顯戮其病國之政皆除之又 詔復

湘筠官由是四海頌

聖明而湘筠之淡識偉節益

大著於天下聞人以直諫名者道光閒惟陳給諫慶鏞  
湘筠與爲姻親其直節亦後先相輝耀云子壽性和易  
學識通博而涵養粹然年少官翰林見之如未嘗登科  
第也者箸書百餘卷與交久如未嘗有學也者虛衷好  
善見人一語是必錄之恬退不愛爵祿然於國家用人  
行政是非利病無不究其本原所杜咸豐初 詔非

直言時粵賊漸熾子壽杜翰林爲封章因掌院學士上之所論皆經世之要後有

旨凡屬官奏事必先呈

長官閱之子壽遂請假退居養親十年跬步不離左右余杜保定見其母夫人卒築廬權厝之所時往居宿哀泣動人其尊人宦遊山西奉使海口子壽時策蹇冒寒暑犯寇盜往來定省閒嘗流涕爲余言懼無兄弟之親不得剖此身爲二一侍老父一依吾母魂魄也又貧無力歸葬時湘筠亦以身屯道梗不得返葬其親與子壽言俱大哭焉子壽爲人深藏不市其所著書及奏疏未嘗示余亦不爲余言也獨見余所爲古文辭多手鈔之子德筠仙之訪余願納交者皆於子壽見余文也湘筠

集續編

七

之別也爲文勉余子壽復書其後今湘筠窮羈京師余別子壽來遊鄂子壽復奉親之秦蜀亂靡有定三人者苦不得合并展讀此卷不盡悽然師記於此以誌交誼云同治元年六月宗誠謹識

書嚴中丞撫豫奏稟後

咸豐十一年新繁嚴渭春中丞巡撫河南是春宗誠自燕入鄂應胡潤芝宮保之招道中州公間遽以書與胡公請畱參幕府因得與聞公政事之詳河南地處中原與楚皖燕齊壤相接爲畿輔秦晉之藩屏自髮逆撻匪滋蔓楚皖河南腹地常受兵當事者類粉飾虛糜不以非將練兵察吏節餉爲事蓋自總兵邛公聯恩陣亡後

無忠勇著名將才每月餉需七萬金而所養皆冗員疲  
卒虛濫之數軍屯無營壘行無帳幘不能制賊而徒以  
擾民大帥時奏捷以邀功相習成風恬不爲怪公至首  
察經費不敷遂以選賢察吏爲興利之本節浮用核實  
數汰冗員裁疲卒爲裕餉之源而尤以選將練兵爲安  
內攘寇之要屬宗誠爲拊抽丁守城汰以固防禦立豫  
軍營制琴行王壯武練勇芻言以剛紀律頒布勸賊解  
散勸兵士愛民歌謠以肅軍政撫民心是年適山東教  
匪會匪蠶起屢渡河擾河北及開封洛陽之郊逆練苗  
沛霖假尋讎爲名實懷不臣心日使其黨侵蝕河南地  
而內地姦民陳大喜作亂於汝甯李占標作亂於河北

楊立等搆賊襲城作內應於陳州撚逆名目尤眾時竄  
擾歸德南陽開封陳汝光之閒粵逆陳玉成上竄黃隨  
復窺伺豫境環豫之賊增往歲十倍公精力過人日夜  
籌計先破積習劾懦將汰疲弱旋疏調副將楊飛熊楊  
長春等入豫分募精兵訓練不懈餉需不增而加練勁  
卒七千人於是分遣將士劇李占標征陳大喜誅楊立  
敗苗黨於沈項備粵逆於三關屢擊退撚逆出竟而山  
東之賊竄河南者敗之於祥符老君塘其竄河北者又  
大敗於新鄉大楊隄斬獲幾盡先是 天子以河  
北財賦之區特遣四品京堂聯捷爲防河大臣耗餉擾  
民賊至則遠徙公嚴劾其罪請裁撤之而以剿賊自任



及大楊隄一捷河北遂以肅清苗沛霖之叛也 欽  
差大臣勝保掩飾其罪以爲非叛由諸帥激之使然公  
獨屢疏其叛狀時 朝議以勝保往撫公獨劾其養癰  
遺患驕縱自恣爲腹心之害又屢與江督曾公皖撫李  
公籌商會剿 朝議未之從後皖撫翁公爲殺其讎以  
說之而苗沛霖卒陷壽州公之不畏強禦奮然以 國  
事自任如此然亦以此取忌於時賴公廉潔直清雖眾  
誹於上無由得其瑕釁惟以爲剛愎自用而已公性機  
警明決敏於事好獎廉吏而惡貪酷甚嚴所劾四十餘  
人章上之日大都協於輿論所保薦多賢能吏至今民  
猶頌之歛縣王子懷侍郎湘鄉曾相國皆不輕許可人

集續編六

九

者獨嘗偁公有知人之明也公雖巡撫一方而志慮嘗  
周於天下始至卽屬宗誠爲艸選將練兵以保豫疆兼  
籌全局而顧根本一疏欲乘關中無事時網羅將才招  
集義士練成一軍西與楚師爲犄角南固豫皖之藩籬  
留此完善之區養其精銳之氣以爲京師保障內固軍  
實外寇至庶足爲守禦控制之備又嘗疏言三晉表裏  
山河關中形勝沃野千里尤不可不得賢督撫經畫鎮  
撫養民力簡軍實儲將領謹蓋藏以固中原之氣無使  
庸臣誤之又疏薦眞才數人以重疆寄皆未行不一年  
而陝西之亂作今 上登極誅鋤佞邪數人 朝政  
一清宗誠因言於公曰朝廷去邪勿疑誠爲中興之樞

本然非起羣賢而用之則小人終乘閒而入於是爲艸  
疏薦老成碩彥之臣家居者二十二人請 召起以  
收羣賢畢進之效又爲應 詔陳言十二事公皆欣  
然上之奉 旨畱中而所薦諸賢皆先後 召用

上深知公清勤勇於任事而忌者毀之不已乃調  
公巡撫湖北仍以勝保督皖豫軍主撫苗沛霖公未  
數月髮逆撚匪竄豫莫敢當其鋒遂由豫入秦致啓回  
匪之亂而苗沛霖之就撫於勝保者雖有其名實懷二  
心爲 國家憂其力戰於河南著名者仍公所畱之將  
才也公爲人樸直謝絕苞苴直豫撫故事得河漕陋規公  
皆不受糧道某以意揆之欲以動公公疏請罷斥吏治

集續編六

十

爲稍變无重節義始公官湖北勅立節義局采訪應旌  
表者得數萬人至河南復用其法得奏聞者亦幾萬人  
修 聖廟先賢諸祠命宗誠爲立學規頒示通省士  
子名義之際不稍假借有某太守卒於任某知縣卒於  
家羣僚乞以軍營病故奏聞公毅然不可時或以爲刻  
蓋積習皆然不知其非也官廨所需舊皆祥符縣僕應  
公獨卻之曰郵吏乃所以郵民也囿中花皆稟畝曰此  
盞蒔花時邪公爲政務精覈不慕浮名所行事多不以  
告人余從公入鄂暇時爲公編訂奏稟明年將去鄂因  
揭公之大節書之且以誌知己之感也同治元年十月  
後五日桐城方宗誠謹識

邵位西文集書後

道光己亥蘇厚子徵君自越歸訪余閱筆記雜文謂曰少年識解超卓真誠動人惟見仁和邵位西及君巨繼示位西文數篇讀之驚服淡以厚子之言爲擬不於倫乃手錄而弄之後君官京師余因友人喬頌南以文相質君還書稱爲清醕不雜而於吾桐山水人物之盛三致意焉是時亾友戴杼莊歸自京師持君文示余益得讀之以爲快咸豐三年桐城陷余避居山中聞君降官歸有鄉人至杭者以余所著俟命錄質正君君極稱歎以爲是維持學術世道人心之書也致吳竹如方伯書有古之君子今之義士之稱且欲爲余築行其書余亟

集續編六

十一

復書止之君與余生平未相見而論學論文極相契念余陷亂中欲招至杭州未果故又託余於吳公深慮余之舛於賊禍也吳公言君爲人質直杜荆部時大學士琦善以枉殺熟番案入獄君擬十九事將詰問執政者左袒琦忌君次日撤去君名不使與爲問官其後出之東河因事降級皆袒於此而友人黃子壽編修又爲余言方粵賊之興朝議遣相國賽尚阿視師君上書執政極言不可者七執政尤惡之然君之言卒皆驗君家居蒼親杭州陷奉母先太幸無恙其後母卒旣葬賊再至君固守城中猶日夜與伊遇夔孝廉窮經不懈著有禮經通論孝經通論伊君亦篤學君子也城陷伊君守

節餓歿君以不屈殉難妻子逸出今依節相曾公於安慶節相君石友也爲延師教育二子余見君子詢君文集一字無孑者因以所藏三十餘首歸之先是君曾以禮經通論之半十有九篇示海甯張銘齋李廉張君亦寄至君子合爲一編寄至淮上漕督吳公爲棗行始余得君文因厚子孑莊二君與君爲至交余與君固未相見也今二君遘賊禍憂鬱以歿藏書散亡略盡而余所錄君文獨孑銘齋與君亦通書而未見而君之禮經通論亦藉以孑其半焉是殆有天幸於其閒邪君論學宗朱子論文宗方望溪經學宗李安溪其禮經通論多前人所未發所著尚有尚書通論及他文數十百篇余所未見海內或猶有藏之者邪同治二年桐城方宗誠跋於安慶旅次

書張嘯山哈孝凶傳後

余讀莊子德充符所稱兀者惡人闔跂支離無脈甕盜大瓿才全而德不形以爲是特周之寓言曰豈果有是人邪及今觀哈孝凶事始知不惟古有之今固有之特人不能得之於形骸之外百夫儒者之言有曰人與物賦形氣之正者其性亦正偏者則其性亦偏今孝凶不全乎人之形而性獨全則知人性固非盡形氣所得而拘也孝凶生平至窮極陋自以爲不足比數於人久矣而一時賢士大夫皆傾心焉歌詠傳述反似欲偕其人

以爲詩文增重孟子云有天爵者豈不信哉同治三年四月桐城方宗誠謹識

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書後

右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之半獨山募君子憇得之於黟縣宰張廉臣因爲箋異一檢湘鄉曾相國爲聚於安慶其足補正大小徐本夥至數十事募君既自爲之引而江都劉君北山南匯張君嘯山復補訂以跋於後凡募君所闕疑者二君具焉其說既無以加矣或曰晉諸葛武侯當干戈擾攘之際志杜經世讀書但觀大意而已而陶元亮隱居讀書不非甚解是又更世變沖淡忘懷者之所爲也募君是書無乃非今學者之所宜急與

集續編六

三

余曰不然晉孔子生周魯文盛之後先代遺文墜佚而嘗致嘆於杞宋之無徵由是推之使二國文獻猶存雖其末節碎義其必詳稽而訂正焉可知矣蓋古聖賢垂世立教之心不可見惟託於文字以傳文字廢墜卽古聖賢之心不可得而見也是以兩漢儒者之學其窮理精義論者以爲不如宋大儒之深粹而純然當秦火既焚苟非漢諸儒抱殘守闕網羅放失傳注箋說爲之揆攷於絕續之交則二帝三王孔子之經且將散軼不存而後儒窮理精義之功將何所施卽武侯之大意又何從而觀之也夫淵明無濟世之志故放意高曠爾武侯急於救時亦不暇及此豈以拾遺補闕爲不當哉募君

客安慶當粵賊蹂躪之後文字殘滅幾盡君獨購主遺書於煨燼之餘得數十萬卷日爲攷正補綴是卷特其一巨相國方欲振興文學以洗甲兵之氣故先刻此卷以發學者好古之思是卽孔子證文獻漢儒抱殘守闕網羅放失之遺意也讀者其體斯意焉同治三年四月

記戲鴻堂帖殘石搨本後

萼亭董文敏公戲鴻堂石刻初歸郡人大齋施氏繼爲王橫雲山人所藏久之復流轉於沈氏之古倪園世所傳佳者不出是三本也同治癸亥合肥李幼泉都轉從其兄少荃宮保治軍吳淞既克城得百餘石於賊壘中攜歸安慶摩本校觀十籽五六或謂都轉宜取舊搨本

集續編六

古

補刻之石都轉不可曰甯缺無全第籽其真者可已余於宮保第中獲觀寶物詫爲眚福竊嘆自有此石三百餘年興衰治亂如煙雲變幻而此石獨以千古添物名人精神所聚雖遭亂殘缺終若有鬼神呵護其閒然則天地中可以久籽者固自有杜而非如世人之所云也管蕭何入關中諸將爭取貨寶而何獨收圖書都轉其亦善取者與爰誌其本末俾後有攷焉

書湘鄉相國入覲冊卷後

同治七年秋湘鄉相國自江南奉

命移節京畿將

入覲公於東南數行省有教焚拯溺之功駐節安慶金陵敷德於兩江子遺之民尤深且久士民婦孺聞公且

太皇皇然如嬰赤之戀慈母不可爲懷公素以善作人間天下凡海內經文緯武撥亂致治英偉奇特之才以及經生文儒耆宿髦士下建一技一藝之長者皆莫不樂就公陶鑄親公如家人父子心說誠服纖末無閒然公亦尊禮任使各得其宜及今將公文武將吏以至四方賢俊平日受公教育者皆不遠千里或數百里肩摩踵至請益三月無虛時公皆開誠接之如師弟之相傳受公故工行楷書非者必應無不人人意滿公亦自念人才之難得盛聚之不可以常也命各書一冊以獻藏之行筭席以展他日之思蓋微獨東南人士戀公卽公之愛我人之心固亦依依不能舍也易之道上下不交

集編六

五

爲否上下交爲奉公於東南其有奉交之象乎抑又間之奉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公秉兵柄十餘年舉賢策能以成戡亂之勳此之謂矣而九二言治亂之道則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亾得尚於中行九三言保奉之道則又曰艱貞无咎勿恤其孚於倉有福是皆公今日所處之時位也夫六五柔中虛己以下應剛中之大臣非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深思遠慮斷以大公而必行始終勳艱貞之節不足以任寄託而塞天下之望又不第如奉之初而已謹書其辭於諸賢冊卷之末以爲公頌禱云孟冬長至後十日方宗誠謹識

柏堂集續編卷第七

書一

與魯生先生書

太歲夏季奉書後以家累未得來東開歲八日啓行二月十四日至東省謁見竹如先生乃知先生前十數日始往膠東也心性之交不杜形迹然久離而不得一合淡用悵然竹如先生持示先生辨論心性諸書始雖不離舊說既乃折衷至是終則日就精微朱子贊張子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先生其近之矣顧猶不自信以心性說周子書注劄記畱示宗誠細翫數日精淡微妙獲益無窮其一二未安於心者謹別錄

集續編七

以非是正夫學之不講久矣然誠以爲不講之害杜一時講之而不得其真不踐其實不非其源不會其通其害則杜於後世且講學盛行之時聞有一二人講之稍誤其害猶小何也人未必以其所講爲恣也惟正學衰息之時而一二人開之一有誤焉則後之承流踵謬者其塗益止毫釐千里邪且與後世好辨者以口實將始雖明而終復晦不可不慎也今讀先生後來諸書於心性之辨極明愚意既真知程朱性卽理之說爲至當則宐實致窮理盡性之功不息而久自能義精仁熟以至於命所謂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者此也上達無工夫至命亦別無工夫若旣知性之卽理而不致窮理盡性



之功惟時欲形容取上一層是卽助長之弊索隱之病夫索隱之隱與費而隱之隱所爭正自無多只爲離費而索隱則其隱乃隱僻之理而非中庸之道也顏子仰鑽瞻忽之時亦深知道之無窮盡無方體矣然尚未於實處體察而力行之故雖極意探索猶屬虛見及博文約禮竭才之後然後真見道禮之卓然而猶曰欲從末由者蓋造詣至此惟杜默識心融乾乾不息俟其自熟而已非可強湊泊也非是直下承當便可爲一閒已達也況使博文約禮之功稍有未盡則所謂卓爾者仍屬虛見而可遽直下承當乎古人所謂直下承當如請事斯語之類乃承當工夫非承當道體也道體杜心不待

集編七

二

承當只須用功熟自先生神無生歿之說以爲不可偏於非心亦不可偏於守理必非明夫性理心神合一不二之體直下承當不可不自信竊以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蓋指造化所以然之理而言也陰陽不測之謂神蓋指造化之理之妙而言也故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理之妙處卽是神非理外別有神而待於合也人之理卽造化之理人之神卽造化之神故孔子惟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以上合天道之陰陽而已子思惟曰盡其性以盡人性盡物性然後可以贊化育可以與天地參而已孟子所謂過化存神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亦是就此理之自然不可方物不可擬議者而言存神謂

存此渾融天理之妙百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乃聖人義  
精仁熟至於其極不可思度自中庸曰至誠如神亦謂  
誠至則自明與造化之神無異自重社誠不重社神皆  
非以性理之上別有所謂神而有待於合也且此皆聖  
人分上事非學者分上事學者惟有窮理盡性不息而  
久自能神化貪言神化則必不能窮理盡性今謂性理  
不合之心神仍是拘蔽專言性理仍未見本心之全量  
此非躐等務高之見乎吾恐將來學者聞此心性影子  
而貪於神無生歿之一言仍不肖下學窮理以非復其  
性卽或有窮理盡性亦不過以窮理盡性爲僭徑以非  
其無生歿之神而已矣蓋聖人之學邇近與竹如先生

集編七

三

日夜講明讀其答先生諸書無一不精通平實若先生  
之書精通則有之平實則未也所辨之理仍是總匯之  
理而非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理所言窮理仍是窮原頭  
籠侗之理而非卽物而窮其理之謂則辨心辨性終落  
空虛也夫立言平實而不精渙使人學之猶不失爲君  
子若精通而不平實使人讀之心馳於高妙其終未有  
不歸於異端者且信心一說尤爲害道孔子惟言信而  
好古未至七十不敢言從心以其不能不踰矩也古人  
只說信道篤而自知明不曰信心漆雕開曰吾斯之未  
能信夫子說之今日信心又曰直下承當其貽害不亦  
大乎總之道理不患不高妙惟患不切實不精微

惟憂不中庸誠於道體體認取麤尚所有以教之幸甚  
再與魯生先生書

三月十一日接奉手書竝毋不敬齋全書自敘先生以  
道自任諳諳勸誠名譽文字之見讀之澁感於心敘  
中歷敘所學之迷悟剖析精微實有進於往者惟覺立  
言尚未盡善敢以所疑質之未必當也敘前歷引濂溪  
明道橫渠朱子皆先深入佛理而後悟其非以歸於孔  
孟之正所以引起自己數十年之功亦然竊以周程張  
朱之前佛老之說盛行孔孟之道不著諸賢以豪傑之  
資奮然有志於道不得其門故不免先誤入焉此諸賢  
遭時之不幸也其後反而非諸六經始有見於道之真

因嚴辨之細入毫芒不容淆混蓋澁懼後人之不知其  
非而誤入之如已也澁欲人之確守聖教而篤行之不  
可躡等務高陷入於異端也今先生乃曰惟其入之既  
深是以剖析疑似取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若以此爲  
諸賢之幸者又以己之所學亦同於諸賢若以此爲接  
道統之傳者其餘自朱門諸儒以及有明 國初諸大  
儒確守程朱者皆以爲未透若澁惜其不先從佛老入  
手是以謂其於向上一事茫然未之間竝疑由程朱立  
論太謹防之太嚴之故此種語意雖是斥佛之不可從  
仍似不免爲佛張幟何也自孔孟後直接道統者唯宋  
五子而五子皆先從佛入然後悟其非而歸於正今先

生之以道自任者其所學次第亦然然則雖從佛入但後歸於正即可爲傳道之大賢則學亦何妨從佛入也況以其餘諸賢不知佛氏之學雖確守程朱者只得謂之醴謹寡過反不如先從佛入者一旦歸於正即可爲大儒然則人更何爲而不從佛入也且確守程朱者即確守孔孟之道者也確守程朱不得爲知向上一事而先從佛入而後悟其非以歸於正者乃直接道統之傳然則是程朱孔孟之道爲偏枯而必先從佛入而歸於正而後爲大徹大悟也則仍是佛老高於孔孟程朱之見也名爲闢佛不仍爲佛張幟乎夫程門高第弟子驥駿入佛者以當時佛學久行入人心髓故程張辨之雖

明終難化其舊習非因伊川防之太嚴之故朱子之論尤謹門人醴謹寡過以及有明國初諸賢確守程朱者正以其見道眞信道篤過於程門諸子處也先生生程朱之後剖析疑似細入毫芒而始猶不肖爲之下而必從佛入者正其見道不眞不如朱門諸賢以及有明國初諸大儒處也今雖悟其非而歸於正而終存一藐視前賢之見若自以爲直接程朱此種語意非聖賢遜志之氣象也且旣以朱子門人醴謹寡過又惜其於向上一事茫然未知竊嘗讀西山九峯勉齋之書矣心性之辨極明何謂茫然未知向上也孔子曰下學而上達上達者上達天理旨又曰君子上達謂君子循理故

日進於高明自然則謂朱門諸賢不闕心性不循天理  
邪則其書具存其行可效似不得而誣之也謂其醇謹  
寡過確守朱子爲闕於心性之辨循夫天理邪則所謂  
不知向上一事又何所指也有明國初大儒確守程  
朱者誠向佩服薛胡張陸四先生其守理而未能化則  
有之謂其以拘迂矯揉爲敬其書具存其行可效未之  
見也先生能實指之乎以誠觀之諸賢所造實由可欲  
之善有諸己之信充實之美深造而有得焉特未至於  
大與化巨實能擇善而固執之特未至於從容中道巨  
不得直以爲向上一事茫然未知下語太重將今後之  
學者必舍此而別求向上一事也夫性卽理也敬卽所

以存天理也知性既真則其主敬持敬也自不敢或放  
戰戰兢兢戒慎恐懼整齊嚴肅人見之未有不以爲拘  
迂者氣質難化渣滓難融卽已行之亦未有不先拘苦  
矯揉者必至於堯之欽明安安孔子之恭而安乃可免  
於拘迂然此非可強爲也強爲安安卽入放蕩諸大賢  
之間有拘迂者正其見之眞守之嚴不得以爲認敬字  
不眞也敍中所引涵養主一敬而無失卽未發之中之  
說固先儒敬字精粹之義然專以此論敬太近自然恐  
仍爲異端之所假借而學者仍無所持循凡此皆立言  
未圓亦是非高非深非精微之過竹如先生亦覺如此  
未知先生以爲何如伏祈精心察之賜教爲幸

復魯生先生書

是月七日接手書字說及復竹如先生書反覆過千百言謂近於中庸戒懼慎獨覺有體會實致其戒懼慎獨之功則可以幾於無欲而靜虛動直靜虛動直則一一則誠語語歸宗得爲學之要旨惟匡生心郭字說有云戒懼者防物感之入吾郭而亂性慎獨者杜人欲之出吾郭而畔性畔者不使出亂者不使入而心郭固竊疑於戒懼慎獨之旨似未盡合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謂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事物未交覩聞未及之時而戒懼一念不敢稍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本既立矣然後能物來而順應是戒懼者正存心養性之功所以立物

集編七

七

感之本清物感之源非防物感之入吾郭而亂性也其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必慎其獨謂君子之心既常戒懼而於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者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自是慎獨者正操存省察之密所以拔人欲之根塞人欲之原非杜人欲之出吾郭而畔性也且性之德合外內之道也靜存動察直內方外廓然大公物來順應非若自然一物杜此也學者果能體認吾性之理而敬以存之則凡事至物來莫非天理之周流感物生情莫非天理之發見而何爲物感何爲人欲斯乃所謂無欲則靜虛動直也豈可以性

爲若由然一物杜此畔者不使出亂者不使人也哉數語似有未瑩尚祈有以教之爲幸又易言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見之之字卽承一陰一陽之謂道而言惟其皆真有見於道所以謂之仁謂之知也然曰見之尚未能體之體則一見則二見則各就氣質所見故未能於道渾全而無偏體則道全於身而氣質俱消融渾化矣是仁知之偏仍杜見之中也然究竟是見道所以謂之知仁今來書乃以佛氏見心未見性爲知儒者見性未見心爲仁亦恐未合佛氏既未見性焉得爲知至其見得明覺之體說來驚天動地者是索隱行怪非知也後儒於性之卽理或說得原原本本而於心之全量多未能洞徹者是體道之功有未至不可以爲與佛氏分得仁知之德也此皆學術要害更祈審之

與孫君書

昨承賜書慚感交并誠少承家學淡於榮利奮欲非道非有立名之見也特率其才性之近然巨僻譽殊非所望細讀來書一論知人一論講學一論立言一論處世之道是皆有感於時有激於中慨乎其言之誠鄙淺之識何足以辱下問而中所知者義不可默惟鑒察焉來書謂君子小人不容並立而古今來有德有位之君子惑於德化誠感之說只自礪其學容小人於流品之中小人則從中窺伺或阿諛取容或假託非進君子初亦

明知其爲小人而勉強周旋之繼則以君子之心度小人謂我以德化以誠感彼必不忍欺也以嚴勸以法恫彼必不敢欺也有不知其爲小人而反愛其才引用之者有雖知其爲小人終焉不能屏除小人反從而挾持之者是豈君子無灼見與然固終日格物窮理以致知者也反覆推尋眞得小人之情狀然以是爲君子惑於德化誠感之過與格物窮理之無用則大謬矣夫知人取難然舍格物窮理之學無他道也用人取難然舍德化誠感嚴諭以勸之執法以恫之之外無他道也容小人於流品之中或明知其爲小人而勉強周旋之或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以爲必不忍欺不敢欺或知其爲小

人而愛其才引用之此由格物窮理之功有未至故於小人之情僞未能周悉於用小人之弊未能推其所從生而究其所終極目非格物窮理致知之學爲無用也至小人得以從中窺伺或阿諛取容或假託非進君子或知其爲小人終焉不能屏除此由德有未實誠有未至與人以窺伺之端若德已實則不好諛人何得以阿諛取容若誠已至則理必明人何由以假託非進寇萊公魏元忠之事皆由平日格物窮理之學未極精細而又欲以術牢籠之功名生外之念又撓於中而不能公所以欲用小人反爲小人所挾持此正其德與誠之不足非惑於德化誠感之過也夫以格物窮理爲學以德



化誠感爲本至於激勸操縱駕馭之法則全杜於嚴諭以勸之執恣以恫之古之進君子退小人以及變小入爲君子其道皆杜於此今之用人者誤杜以嚴諭爲具文舍執恣而徇情故人不能激勸若真有誠心愛民憂國激濁揚清則舍嚴諭與執恣之外亦並無他術足下欲埽此六者而別非焉恐非根本之論也雖然今之世又有難爲者君子小人不容並立是固然矣然安能得盡君子而用之以科舉取士以援例入官以保軍功受職始既敗壞人才繼益害人心術根本如此而又加以例案之拘牽事權之不一有明知其爲小人而彼執進身之具以來十百成羣能盡不用之乎有明知其爲

君子而或既未得科第又不能援例又無軍功之保舉能引而用之乎有可爲大任之才而或隕於資格有小知尚不足恃而偏儼然人上恣例如此能以一人一旦起而變更之乎此雖有知人之識好賢惡不肖之心亦無可如何者也然則今之有德有位之君子如之何則亦仍加窮理格物之功以益致其知人之明仍盡其德化誠感之道以益去其私累之蔽而加以嚴諭執恣以操縱之信賞必罰不爲具文如此或可小補而已而欲君子小人不並立則非自廟堂立政改絃更張不可也來書謂 國家以時文取士未仕之先不得攻時文試帖者執也科名既得之後出而筮仕由牧令以至封

疆鄉相均有專司則政治之利弊風俗之異同民生之疾苦巧詐以及治亂安危之數皆當一一講非彼以詩文書畫消遣者非也卽高言心性無實德實政之及於民者亦非反覆推論眞得講學之實用然以是爲言心性之過則又謬矣夫 國家雖以時文取士然未嘗禁士子以窮經攷史爲明體達用之學士子未達時卽當非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功而實致力焉且兼講明乎齊家治國之道理明於心因以發之於文以應 朝廷之試而不得則聽之命焉此士子之分也如此而得由牧令以至卿相益加講明焉體行焉德日益進業日益修必期有補於時有濟於世此居位者之

分也總之皆完其心性內之事也今足下乃謂未仕之先只能攻時文試帖則隱居以非志之說何謂也科名旣得之後於政治風俗民生當一一講非不當高言心性則新民必本於明德者又何說也夫心性不得謂爲高卽實德實政之及於民而具於中者是也子忠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政治之利弊風俗之同異民生之疾苦巧詐以及治亂安危之數是皆吾心性所具之理一一講明是卽明吾心性之理也使實政實德及於民是卽推吾心性之用也其不能講明乎此而無實政實德及於民正由不知心性爲合內外之道也未用盡心知性存心養性

之全功所知者偏所守者隘非不當言心性也卽如足下謂辨別庶類甄拔才俊使非心性中真能公私忒蔽則所辨別甄拔者不免有意見情僞攬其中矣此心性之功固不可少也心性苟不廢弛又安有百事廢弛之弊乎來書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今之放言高論者多矣必如之何而立言始能與立德立功並垂不朽此尤切實推勘之論竊謂孔孟之書惟勉人以謹言未嘗有立言之說自叔孫穆子三不朽之論起以立言與立德立功並重於是諸子百家爭鳴於世者紛紛矣既患以立言垂不朽則言必易而行必輕所以有坐而言不能起而行者有無補救無裨益徒託空言徒爲

大言者是皆立言二字之害也今之學者惟當以孔子慎言二字爲主讀書格物窮理致知誠意正心明體達用務非實得於己不可非知於人果其於此理真有所見記而好之以待攷驗可也果其於此理真能力行記而好之以待就正可也其或於學術之邪正世道之污隆撥亂反正之方博古通今之學雖未能盡見之於行而苟有真積於中則亦不妨修明之以詔學者是皆爲己之學也非有立言之見好則皆不得爲空言也是故學者當非德足於己功及於人而不可但有立言之見其或不得見於世則修辭立誠仍是非德足於己功及於人而已豈可外德與功而爲無本無用之空言邪來

書謂孖誠忝僞修己之學也。生性放曠，不羈率真成性，不僞爲謙退，不僞爲周旋，故或病爲狂，或病爲略，欲隨流俗爲轉移，恐漸入於詐僞，欲不與世推移，則憂讒畏譏，慮難免於今之世。此亦格物窮理之一端，竊謂孖誠忝僞學問之道，舍此無別有處世之方。然須知所謂誠者，天命之本然，真實無妄之理也。所謂僞者，人心之私欲也。君子孖誠之學，必須明理循理，純一而不雜於人欲之私，乃可謂誠。放曠不羈，率真成性，此氣質之偏，非天理之正也。夫理有當謙退者，有當周旋者，順理而行之，豈得爲僞？當謙退而不謙退，當周旋而不周旋，自以爲率真，不知實不能變化氣質，任其一己之偏而已。非

集編七

三

中庸之所謂誠也。人之處世，無論窮達，要杜盡其理之當然，而安於義命，狂與疏略，是不盡理之當然也。憂讒畏譏，是不安於義命也。理所當盡，雖難免於今之世，亦不能畏之而不爲理。所不當爲者，雖可幸免於讒與譏，而亦不可爲。推足下之意，蓋以矯情爲僞，率真爲誠。夫率真不可爲，誠必率真以循理而後可爲。誠也，矯情亦不得爲僞。矯情而不合理，乃爲僞也。若理之所杜，私情不願而能矯以從之，豈得爲僞乎？且止當忝其情之僞，不當於其事之當然者而不爲也。是四者鄙見如此。謹質之足下，以爲何如？誠尤有進者，竊以學問之道，當責己重而責人輕。我輩無知人之權，且莫論人之爲君子。

小人先須辨己之果爲君子而不爲小人則得矣我輩有講學之責且莫論人之講學當何如先須自問講學之真與不真實與不實而可矣我輩無立言之學且無論人言之真僞第於古人今人所立之言窮其理而取其益於己者斯可矣我輩有處世之道且無論人之病我罪我先非己所當爲者爲之當乎天理無取病取罪之道斯可矣責己重則德進而業修責人重則矜誇而躁妄虔敬之至敢獻狂言

與黃子壽太史書

與足下交一年矣孤陋寡學深得切磋觀摩之益今將別去而有一事畜之胷中二十年未嘗輕與人議可否

集編七

十四

今願就足下質之攷三代以前聖賢之流多生中土春秋戰國時楚以多材號爲大國雄於南方然間聖賢之道者蓋寡孔孟之徒幾徧列國而楚人未間有慕而從之者蓋三代時楚遠杜蠻方聖王之教澤所不及春秋以後楚地大兵強漸通中夏然但患與上國爭衡角立而不知非明先王之道以行之故雖以子文叔敖輩才不世出亦皆不能脫功利之習其他超然出於功利之外以非道爲志者又多自爲一端而異於聖人如老聃莊周許行之流豈非異常之士哉以不間聖人之學囿於地狃於習故雖欲非自表異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則甚矣豪傑之士之難得也誠嘗非之周末於楚得

二賢焉曰陳良曰屈原蓋皆聖人之徒也當戰國時聖人之道不絕如縷況楚自開闢以來未有言先王之道者功利橫流異端昌熾陳良獨說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孟子稱爲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夫以北方學者涵濡聖人之言既久尚皆不及良則良之成就可知矣當時良之言行風采必有傳者故孟子生於鄒猶得聞而慕之以爲豪傑士惜乎其時學絕道晦門人惑於異說師學不傳遂至於後泯泯也然每讀孟子數言令人氣爲之增神爲之往竊以爲以聖賢之學開南方者實自陳良始可不思所以表章之乎當春秋戰國以後君臣大義不晦中夏且然何況於楚屈原獨正道直

行竭忠盡智信而見疑忠而被誣瞻然泥而不滓外而不容自疏推其志也上可接殷之三仁而下開數千年忠臣義士之首遺文疾痛慘怛令讀之者無不生纏綿愴惻之心而長忠義之氣且堯舜三王之道戰國時無述之者楚之人更不知矣原之書獨曰三后純粹曰堯舜耿介曰湯禹儼而祇敬周道論而莫塗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非眞知聖人之道乎其事君也曰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曰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鎔輔以君德賢才爲重則得王道之大醜也其自處也不曰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卽曰苟余心之端直兮雖避遠其何傷不曰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

作卽曰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不曰內惟省以端操  
兮非正氣之所由卽曰寤從容以周流兮師逍遙以自  
恃曰好修曰端直曰懲違改忿曰端操正氣曰不虛作  
曰從容是皆聖學之切要也不曰忽奔奔而先後兮及  
前王之踵武卽曰伏清白以外直乎固前聖之所厚不  
曰依前王以節中兮嚼憑心而歷茲卽曰孰非義而可  
用兮孰非善而可服不曰指蒼天以爲正卽曰舍五帝  
以折中不曰竭忠誠以事君卽曰一心而不豫重仁襲  
義兮謹厚以爲豐曰德曰仁曰義曰中曰正曰忠誠曰  
壹心是皆聖道之精微也至謂蘇世獨立橫而不流秉  
德無私參天地兮則所謂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之君子

不過是焉又謂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  
無垠超無爲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爲鄰則非有間於大  
道者烏能言之灑然如是邪憎乎世人第以詈宗俦之  
而不知實戰國時之中流砥柱且躬行聖道之人而非  
尋常之忠義可比也竊嘗以爲陳良乃聖門之狂屈原  
乃聖門之狷而皆可謂無文猶興之豪傑以之奏請從  
祀孔子廟廷實無愧焉或曰良無著述是不然從祀以  
德不以言孔孟之門無著述者多矣林放公黜儀不過  
名字見於孔孟之書而皆得從祀如良之賢爲孟子所  
極贊萬章公孫丑諸賢似皆不及今諸賢得祀而良反  
不得從祀豈非憾與或曰學宮從祀以講學爲主原忠

義之士一節之長於例不可是又不然夫學者所以明  
人倫也人倫盡於身方可爲聖人之徒豈專以講學爲  
重哉我朝從祀前儒如諸葛武侯陸宣公韓魏公文  
丞相陸樞密皆以其精忠大節合於聖賢之道從祀學  
宮以爲法於後世豈專取講學者哉况原乃開萬世忠  
義之首而其書又多明道之旨乎武侯之從祀也以鞠  
躬盡瘁數語又丞相之從祀也以衣帶銘數語而原實  
兼之無不及也或又以原之書多怨憤是更不然孟子  
曰舜之號泣怨慕也孝子之心爲不若是忍又曰小弁  
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夫原之怨亦若是而已矣是正  
其仁義相於心成於性纏緜固結而非凡人所可及者  
可以此議其從祀與是二賢者私心慕之悵不得以此  
議上達且奏請之例必歸本省大吏足下如以爲然回  
楚時語胡駱二中丞以爲何如夫古今議從祀者多矣  
而皆未及此二賢誠得大君子表章之於人心世教或  
亦不無所補維足下察焉

集續編七

七

再與黃子壽書

昨得復函以誠所論陳良屈原二賢當奏請從祀深以  
爲是然又謂陳良信無議矣但恐部議以朱子楚書集  
注敘抑揚其書必據是以駁屈原誠亦素慮及此然嘗  
思之三代前從祀諸賢必折衷於孔孟三代後從祀諸  
儒必折衷於程朱此定理也配享之賢必其道合乎中



庸爲聖學之的傳而不可濫及從祀之賢則以立德立功立言有關於性情倫紀綱常之大或狂或狷或賢或智第取其可以廉頑立懦而不必盡爲道統之歸此定則也是故聖門如冉牟宰我申枵嘗見責於孔子公孫丑之徒嘗見責於孟子皆不廢其從祀彼得聖人大賢爲之師尚不免有踰閑之舉違道之論原生於蠻方亂世學絕道晦之日無聖賢以爲師表而性情倫紀綱常之地乃能幽獨不欺其心九外不變其志可以微文未節苛非之乎朱子以爲不合乎中庸特論道之極則以示學者曰謂其不知非周公仲尼之道而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特以其未能如聖人之致中和故忠而至

於過哀而至於傷目是深痛之而非貶之蓋朱子以道統自任著書垂教自必示以中正之則而不能不指其小失使學者知所以裁之然而稱其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足以發人天性民彝之善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不敢以辭人視之則所以尊之者亦至矣且傷夫後之讀其書者或以迂滯而遠於事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抑鬱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於後世而自謂能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外者可作亦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則其所以往復流連變慕之者亦至矣必謂朱子有抑之之譽遂不可以從祀則如董子文中子韓子歐陽子司馬溫公諸賢朱子亦皆

有不滿之言而於文中子直謂其自納於吳楚僭王之  
誅於韓子直謂其敝精神靡歲月讀其書往往出於詔  
諛戲豫放浪而無實卽所原之道亦徒能言其大體而  
未見其有揆討服行之效又嘗譏其未免乎貪禱之私  
則二子所犯之過似皆不及原遠甚而皆從祀何也歐  
陽濮議溫公疑孟及以魏爲正統揚雄爲大儒朱子皆  
深以爲不然而皆從祀何也至謂原之文或出於跌宕  
怪神此則韓歐二子皆不能免而左氏春秋傳尤多犯  
之以蕪穢聖經而從祀何也誠以從祀不似配享第取  
其大不苛其細必盡得中庸而後祀焉則所從祀者宜  
寥寥矣若平心論之原之行雖未盡合乎中庸原之言

雖未盡可爲典則而自顏曾思孟周程張朱數大賢之  
外實多有不及原之賢者如能反復陳奏得行實足以  
振綱常之氣杜今日尤多埤益卽或不行而此議畱於  
天壤間亦或使後世有行之者君子立言不必盡爲一  
時也誠又嘗思聖廟配享從祀尤有可議者數事如周  
程張朱五子實接孔孟之心傳皆當升之堂上以並四  
配十二哲及從祀諸賢儒皆當僭先賢先儒某子之位  
不當僭名其或慮同姓無分則以其謚恣或號加於某  
子之上以別之似亦可也旣以賢儒祀之而僭其名於  
木主之上甚非禮制從祀兩廡位次自上而下東西相  
對今各處錯亂或後來所增唐宋先儒而學官竟置之

末座誠杜山東瞻仰府學曾請竹如方伯釐正昨杜保定瞻仰縣學尤大駭異以湯潛庵先生爲東廡首座其他無不倒置者則他省大略可知矣此亦必定改正者也足下將來出山遇可言可行之時或取鄙說加之意焉可乎率復

與魯生先生書

前奉書計已達誠擬歲內卽行以後南北相去遠寄書維艱時事不可知相見未知何日誠精神衰敝兒子早世家累益重奔奔無常亦未卜能長久於世否惟各非所學卓然自立於天地不負此半生講論之功可目先生窮淡極微學蒼日粹當今恐無其匹惟不肖忝所著

集續編七

三

心述而堅執心無生外一言以爲佛老不識性儒者多不識心故畱心述以爲人識心之資箸性述以爲不識性者之明燭足見先生任道之宏救世之切然誠以爲儒者不識心則仍使非之堯舜孔孟程朱之書而反驗諸心焉可也何必使參之佛老而後爲識心乎參之佛老而後識心吾恐必不識性若真知灼見堯舜孔孟程朱之所謂性則必不能與佛老之所謂心者相參也何也蓋堯舜孔孟程朱之所謂性與心二而一者也佛老之所謂心與性離而去之者也堯舜孔孟程朱之所謂性卽天理之具於吾心者是也所謂心卽好此理明此理者是也佛氏以理爲障而必空之以識心以覺爲心

體以靈爲心用似乎聖賢之所謂明德然於己心所具之天理則頑然無知何得謂覺於己心所當行之理則悍然不顧何得爲靈今取其覺取其靈以爲雖不識性而實識心不知既不識性則所謂心者已蔽昧矣何得爲識心乎學者苟真知吾聖人性卽理也之旨則必不取離理以爲覺以爲靈者之說爲識心也是豈可以相參者參之則心性成爲兩物而儒佛仍混爲一途然則先生心述與性述與其兩存不如從竹如先生之言公之以歸於一是也至心無生外之說雖似近是而要之心之所以無生外者亦以此心所具之天理而言非謂此心之神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至誠無息純亦不已

理之具於心者無毫髮間斷生順外安無復遺悞是乃所謂心無生外若理有一念之違一事之失一時之間則心卽有一念一事一時之外矣生且不生何況外哉然則先生主張心無生外之說不必非之於心之神也當念念存養省察無常無變無晝無夜無順無逆無壽無夭而皆不使有一理之不剛一理之或失焉理常存而不亾則卽謂心無生外可也是則惟堯舜孔孟程朱之心而後可以當之若佛老之心當其生也滅棄天理是其心外也久矣而豈得以完養心神爲心無生外而取以爲儒者之助哉抑誠更有請者學者之辨心性當辨吾身之心性而不可徒辨儒佛之心性旣眞信性

之卽理則必凡事凡物隨時隨地窮其所當然之天理而守之而不雜於人欲意見之私乃眞爲知性復性旣以爲心無生外則當操存省察須臾不離乎道使此心常爲萬事之主一身之綱不至於出入無時算知其鄉然後乃眞爲盡心存心不然縱辨之極精而於身稍有未實則雖自命儒者之學而已犯佛老談空之弊矣誠與先生講論二十年自反全無所得雖略見心性影子而究未嘗實體諸身今復遠別意甚耿耿馳驅兩省所交氣節文章博古好善之士尚有二三人而眞非齷心性者則自竹如先生及先生外未之見也今此一別欲復如龍眠柏堂之互相討論其可得乎兒子培濬資本

集編七

五

中人然志氣不同流俗公年與誠別後益自刻勵每來書並所作文頗有卓見蓋杜膠州得先生教育兩月杜濟甯與宗滌樓觀察談論又感激時艱憂誠衰病是以益發憤自立不料九月十六日病卒矣前奉書久未見答豈尚未到邪

與張性淵書

性淵足下僕來大梁徧訪諸賢以非輔仁之益然大抵所見多氣節經濟文章之士至義理心性之微學術源流之別與夫用工所從入正路歧途毫釐千里之差謬曾未有與僕淡談者默默自守幾於汨沒獨足下與于綱齋一見相契合問難之際實足以開鄙人之神智而

大發其狂言足下不以爲異虛衷若谷甚矣足下之好學也嗛僕淺薄尚不能取二君之益又何能益二君哉然感盛意有不可不質於足下與綱齋者今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病梲皆生於士大夫不知講學以非至道其一二講學者又或得少自足務外爲名而無篤實聞然爲己之真意始也不遜志於今人繼且不遜志於古人但主其先入之言以自封而不知道固無窮盡無方體也所以學術日益卑功烈日益陋孟子曰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也顏子所以爲大賢者其功杜克己孔子所以爲至聖者其道杜母我禹之所以爲神聖者其德杜於不矜不伐舜

集續編七

三

之所以爲大知者其原杜於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孟子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是故學者必先具闡然非道之誠心而加之遜志克己以取善然後可以入道而成德至於爲學次第不外於知行必於古人立教之言先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經周程張朱之傳注窮源竟委研極精微誦於口識於心蘊之爲德性行之爲事業而後所守者正所畜者大也自董韓以降及於近儒孫湯張陸之書必皆博采兼收精思而慎擇之書所謂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孔子所謂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然後所守者不雜而所執者不偏隘也自左氏之傳司

馬遷班范歐陽氏之史司馬溫公之通鑑朱子之綱目  
眞西山之大學衍義馬賈與之文獻通攷邱瓊山之大學衍義補諸葛武侯陸宣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韓魏公兩程子李忠定公岳忠武王朱子王陽明諸奏議書說以及歷代名臣碩儒論治道兵事之言必皆博攷精思審時度勢以古準今然後有體有用而不爲迂腐拘墟之學也此致知之大要也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子思曰君子之道費而隱離人非道舍費非隱是異端之學非聖賢之道也聖賢之道不外中庸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慥慥篤實是爲用功之眞際朱子曰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

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若不窮其日用事物當然之理而力行之以非全其性之德而但非之於心則是後世心學之流弊微特非聖人之教卽陸王亦不盡如是也觀其修身齊家事君愛民忠孝仁義之大節經濟之大用爲何如豈但非之於心而已邪此力行之大要也夫學古人者費得其所長不可徒從其所短孔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是則拳拳服膺必先擇乎中庸而後可也又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固執之先必能擇善而後所固執者爲不謬此朱子所以解致知杜格物爲窮理也窮理而後能盡性物格知至而後能意誠心正身修不然雖曰爲善公

惡恐其所謂善者猶非善也理具於心而不可謂心卽理必窮理而後心明必循理而後心正理與心合乃聖人成德後之心而不可認吾此時之心卽理也認心卽理而不用格物窮理之功過欲好理之實則卑者必入於固陋高者必入於猖狂此孔子自十五志學而立而不惑而知命而百順七十年知行並進而後敢曰從心然猶必曰不踰矩焉未敢但云從心也顏子克己復禮爲仁久之而後能其心三月不違仁如心卽理則心卽仁又何不違仁之有哉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孔子曰下學而上達貪高遠而未盡下學之功則自以爲上達者終屬虛見非眞達也下學上

達非二事亦無二候下學一步卽上達一步故朱子曰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聖學之眞脈也中庸論性道極精微矣而實不外於喜怒哀樂子弟友之間達道達德之際未有舍人事之理而貪言高遠者也天道人道雖並言之然非二事天道指其本原而言之也人道指其用力之實而言之也盡人道卽是天道豈可分而爲二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然非別有一無聲無臭之道也蓋謂道並無聲臭卽杜此人倫日用事物之間人能盡此道而至於渾化無迹是謂不顯之德是謂無聲無臭佛老以道別作一無聲無臭之物所以歸於虛無也後之儒者舍理而言心舍窮理循理而講學其



弊往往至此足下與綱齋生今之世懷高志負卓識毅然欲以聖人爲歸則不可不慎擇其途曾子曰士不可不宏毅大學始基教人卽曰欲明黜德於天下必具此規楫而後可謂宏至其進學之功則必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起有此造詣然後可謂毅而尤須以中庸末章聞然下學爲心以造至於達道達德無一之不誠爲究竟是乃爲聖學真血脈也勿好見小欲速之規勿爲道聽塗說之學勿作躐等務高之事勿懷厭動非靜厭繁非簡之心異日學成用行舍藏必將於世道大有所賴是則區區之所望也愛重之至敢獻芻言祈與綱齋裁之

集續編七

天

復吳桐雲觀察書

得手書知殘孽入閩足下欲往佐左公士遇知己得大展其才志此其時矣駐軍之所當以訪非人才爲先不必其果有大才也但能知順逆之義固窮守節或讀書明道理解文學者皆天地精英所聚控羅而愛惜之是卽爲天地扶持正氣暗中亦可銷滅賊禍也委敘集外文自慚蕪陋未能承命惟集中文有欲獻疑者不敢不盡其愚夫學問自孔孟後得北宋以來數大儒倡明闡發然後其道大光惜其時君不能用故退而講學著書明天理立人極由宋及元明至我朝學者宗之其真能守其說者大抵爲臣必忠爲子必孝或爲循吏或爲

名臣或爲名儒或爲獨行之士得之雖有精蘊成就雖有大小而實皆由北宋以來諸大儒倡明正學之功也明之陽明講學未醕而事功彪炳能以儒術見之於用其學雖不宗伊川及朱子而於周子及明道先生常服膺之是其事功之本原亦未始非得力於北宋大儒也特諸儒未見大用故事功不著陽明幸而見用故得獨成其名今足下與田鼎臣書謂陽明一洒北宋以來數千年空談理學之弊何不攷之甚邪夫周子張子及明道先生皆沈滯下僚伊川先生以布衣老始一遇而旋即棄黜向使神宗以任荆公之專任明道則不但無新泐之害而觀其上殿諸疏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論王

伯論十事諸劄子所以輔君德養人材之泐雖復三代而無難使伊川久居經筵培養哲宗之德性而生其知人之明則後來紹述之禍可以不作朱子當孝宗甯宗初立所上諸封事何一非切時之務使當時用爲執政則不但可返南宋偏安之局而其設施舉措雖漢唐極盛之治亦必不能及焉惜其不用使世不見眞儒之效然卽其所已施者固亦非他人所可及也且夫空談理學謂能言不能行自北宋以來諸儒皆有實行可師不得誣以空言之弊若世不能用乃世之過於諸儒無與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可以事功成否論聖賢之優劣哉又金陵被難記敘歸咎於其民不能團練自守亦

非事實世固有不肖團練以致受禍之地而非所論於金陵當日督撫大將先棄長江數千里之險於賊退縮奔潰不敢一與爭鋒致賊得直抵城下民卽自守何益況民未嘗不固守十日也又與黃翔雲書中有一二露才揚己語此不徒文字之疵乃關德性之厚薄涵養之淺淡與足下久故契淡故敢直言之望不以爲罪幸甚

復夏弢甫先生書

太歲客安慶於友人所見大箸景紫堂集歎其精博因假歸讀之窮日夜說經攷史無不允當淡服其爲有關學術世教之書宗誠遊歷數省所見時賢著作罕有及此者也自念與先生生同時居同方志趣術業宗向皆

集續編七

天

無不同乃以避亂遠遊南北閒隔不獲親謁函丈淡用爲悵崔季廉歸承賜大集一部欣喜過望當卽肅函致謝藉通姓名於左右不謂其復浮沈也昨讀惠書謙抑之衷益深景仰大箸中檀弓辨誣攷核精當實有功於聖門惟檀弓之誣先儒皆以爲記者傳聞之誤今先生斷爲有心誣讖之言似未敢信果其有心誣讖何以其中又有尊崇聖門之語邪至盡歸罪於檀弓尤覺未安此書篇首有檀弓免焉一段記者因以名篇古書多用此例安見其卽爲檀弓所箸邪欲辨聖門之誣而加檀弓以誣聖門之罪竊恐又誣檀弓矣夫論道賢平情覈實不可稍涉臆斷以快一時之口辯道者天下之公道

學者天下之公學立言垂世必當乎天下之公論然後  
卽於人心之安否則開攻擊之端此古人所以貴從善  
如流也述朱質疑精審之至毫無疑義學者卽讀此一  
書不獲讀其全集而朱子一生師友淵源出處節目立  
朝治民之盛德大業皆覺次第井然真大有益於道教  
者也尤可貴者將朱子四十以前溺於佛老之誣反覆  
剛辨實爲前儒所未發此不止爲朱子之功臣竝可使  
後世好佛學者無從藉口可謂拔本塞源之書也三綱  
制服尊尊述義實得古聖人制禮之心是三書者竊以  
爲百世不槩之作其他亦多至論賞歎我朝皖南經  
學卓絕千古而宗誠尤佩服者汪雙池江慎修吳殿麟

集續編七

无

三公以其學行皆醇正無疵非僅博雅也先生諸書實  
堪繼武婺源爲江汪二公里居其遺書未刻與已刻而  
版燬者能爲搜羅而表章之尤覺有益後學先生能任  
其事否家兄植之先生漢學商兌亂後版燬舊印本頗  
難覓如得之卽奉寄

答莊中白書

奉到手函謙光下逮令人愧悚足下好學多聞鄙人智  
識短淺何能窺其涯涘前寄聘卿書中偶獻所疑以爲  
友朋切磋之助當如是目非敢妄生議論也讀來教乃  
知足下之學由史而經由詩而易而易學又由漢之孟  
京虞鄭而歸於程傳其心得之妙則尤杜於董子道之

大原出於天一語以爲與孔孟程朱之道直可一以貫之進學之功如此誠前書疑足下爲雜實蠡測之見也雖然亦有說曩杜賢寓足下偶示以講易文字一二篇矜爲獨得鄙意嫌其多近穿鑿不似程傳之有當於日用故因有博雜之疑夫道之大原出於天聖人之書無非明天理也而人之所以希天之功則全杜乎卽人事以窮其天理之當然卽天理以見諸人事之實際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若不能致用崇德雖使精義入神見於文字之間者可以取名於後世而究無當於身心家國之實用卽如來書所云久而徵者宜算如日五行七政視爲順逆反非諸身彙中通

集續編七

三

理數語不皆非精之過乎問學之道致廣大而盡精微又必極高明而道中庸始爲至善過於非精或往往失之鑿董子大儒也而不能及周程者亦以其閒有鑿之弊也足下天資高精力果然窺其著述聽其議論似尚未得虞書精一之旨雖不願以漢學自隘而究未能脫漢學之藩籬程子易傳之精實雖自謂已知之涑水通鑑之大法大戒雖自謂亦已周覽然恐尚未加體究何如更取二書研窮數年以非明體達用之實學而雜詩及漢易姑暫輟焉似當更有進詣也宗誠齒未衰氣血已耗學不加益然一念尚不甘自棄願與足下共砥礪於修途師弟之僞幸勿再施

與汪仲伊書

仲伊明經足下得賜書謬以師弟之稱相加不敢當不敢當足下自敘爲學大旨以禮樂二者爲宗所著論書原欲藉器以明道以爲理學無空言如龔管琴徽細究皆有至理洵論學之精言鄙人前疑足下爲博而雜未免輕於立論也雖然宗誠所疑爲雜者非指大箸禮樂二書乃謂六壬奇門術數之學似可不必致力且夫大學論明新之功必以致知杜格物爲先若舍格物以非致知則必蹈於懸空想像由是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世之道必皆將有所不能盡顏子之學始而仰鑽瞻忽亦尚不免憑空思索孔子導之以博文約禮然後能如

集續編七

三

有所立卓爾蓋索之於虛誠不若徵之於實然後有真得也然而其所謂物者要不外於身心家國之事物所謂文者要不外乎詩書禮樂天地民物之文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卽道之昭著也道卽器之主宰也舍器以非道則入於虛無泥器以昧道又流於術數所謂器者內而身心外而事物大而天地日月遠而古今世變莫非器也莫非道之所形也窮理者當由本及末由麤入精然後可以明體達用而爲明德新民之實學若身心事物天地古今之理尚多未究詩書六藝諸史之大經大法尚多未攷而先取象數之學研窮之雖曰理數相關龔管琴徽皆有至理然究覺致遠恐

泥未必有成己成物之實用也矧六壬奇門又其菊出而愈支者乎其中豈無妙理豈無實用然觀古之帝王聖賢名臣大儒所以經世宰物者未嘗取用於此也足下英年美才精心果力不專志於經史之大端而耗精神費歲月於此此誠所以欲進一言也古人切磋之意賢以相反而成詩人取譬曰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誠請爲他山之石可乎往者宗誠亦好博覽其後始知精一之學而年力已衰至今一無所成以此益歎好學之士少時精力不可誤用惟諒察不宣

與潘子昭廣文書

前杜金陵承先施並示大著存養說性道淺說外生說

集續編七

三

三篇具見畱心本原之學恩恩一談未獲繼見深以爲歉然雖頃刻相接竊瞻氣象之清和言辭之謙遜非眞力學而有得者不能至今光風霽月之度猶杜目前也別後雜誦大著頗覺近裏著已當今之士孰肯用存養之功非性道之歸爲外生不貳之學者足下可謂志士矣然微嫌其於孔孟程朱之書似未深究其義理之精微而致力於日用行事之實輒欲自立一說以補救古人不知實未得古人之眞際也三篇之中大旨以覺言性以空警性以光顯爲性體是皆染佛氏認心爲性之誤而不知性爲吾心之實理覺乃吾心之靈明覺可言心不可言性也義理之杜吾心者本眞實無妄故存之

爲仁義禮智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見於五事爲  
恭從明聰睿著於五倫爲親義序別信是皆眞實之理  
得於天而具於心以譬見於萬事豈可以空譬之哉佛  
氏以空爲性此其所以滅絕倫理而不顧也光明者心  
體也性不可以光明言以光明爲性是異端知覺運動  
爲性作用是性之說也且旣誤認空覺光明爲性故卽  
以空覺光明者爲未發之中謂佛氏致中不致和而不  
知佛氏特致虛寂卽非致中也謂義理之性乃得天之  
理卽佛氏所謂無生滅者而不知無生滅者釋氏自私  
自利之心卽非義理之性之謂也性體有所未明所以  
論好養之功以敬爲偏而欲補救之以寬蓋旣認性爲

集編七

三

覺爲空爲光明故疑涵養用敬之言爲拘爲苦爲汨沒  
性靈而必以寬補之然後可以從容自杜還其空覺光  
明之體也嗟乎是說也微特不知性抑亦不識敬之義  
矣夫敬也者豈拘苦之謂哉特常好敬畏使此心不放  
爲致知力行之主庶幾不離乎道卽敬之中原自寬和  
不待以寬補其偏以寬補之必至流爲放蕩何者誠知  
性爲吾心之義理義理偶失卽不可爲人烏得而不敬  
畏以好之哉敬以好之則理得心安俯仰無愧仁義禮  
智隨感而見七情五事五倫之閒時時戰兢自持恐懼  
修省不致有差則豈不泰然無累寬然而有餘裕哉故  
敬則自有寬之效而寬不可以爲學也書曰御衆以寬



寬之一字所以待人非所以持己持己之道堯曰欽舜曰恭禹曰祗湯曰聖敬曰濟文曰緝熙敬止武曰敬勝周公曰敬作所成王曰敬之敬之孔子曰修己以敬皆單提敬之一字以爲主也何嘗與寬並言哉曾子曰戰戰兢兢子思曰戒慎恐懼孟子曰必有事焉于聖相傳只有此學此程朱居敬之旨所由來也惟居敬則不敢不窮理惟居敬則不敢不力行故曰敬者所以成始而成終豈待以寬補之哉總之明於性道之真詮則知敬爲好養之要道能以敬爲好養則自能盡性守道生順而外安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朝聞道夕死可也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皆不外於好心養性盡生

人之道而已無所爲超生外之說也超生外者亦佛氏之旨也足下有志於聖賢之學何不專取孔曾思孟之四書朱子之四書集注小學近思錄以及六經所載堯舜以來聖賢之道細心研究身體而力行之久之行道而有得於心自然寬兮綽兮與天地同其大也何必舍先儒躬行心得喫緊爲人之旨而急欲自立一說豈不始於誤已終於誤人也哉夫人心易放而難好卽兢兢業業日守涵養用敬之言猶必有寬然自放之弊况先以寬爲學其放失何可勝言某於學未有所知特心服足下篤信好學虛心下問不敢不直陳之伏維諒察

